

人文
原创

发烧

程青作品

一个不受人关注的人，
他或者她的孤独是源于内心深处的。

人民文学出版社

人文原创

发烧

程青作品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发烧/程青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9

(人文原创)

ISBN 978-7-02-007482-2

I. 发… II. 程…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 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56989 号

责任编辑:孔令燕 装帧设计:康健

责任校对:李晓静 责任印制:李博

发 烧

程 青 著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269 千字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12 插页 2

2009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200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ISBN 978-7-02-007482-2 定价 21.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临下班前小陶接到表姐电话,表姐问他:你不会不去吧?

他说:我没说不去啊。

表姐说:这个条件是不算特别好,不过也是挑来挑去挑花了眼才挑出来的,你去跟她见一面,成不成也都无所谓,反正你闲着也是闲着。

他说:行,我听你的。

表姐说:出门多穿点,天气预报说寒流快要来了。

他说:我知道了。

他拿着听筒站起身向窗外望去,地上的树叶纸屑沙土被风卷成一团,正在院子里快速地打着旋儿,所有的树枝都向一个方向弯过去,看上去风刮得不小。他想寒流大概已经到了。

五点多钟天就黑下来了,药房到了这个钟点基本就没什么人来领药了,因为大夫一般提前半小时到二十分钟就收摊儿了,除非赶上那两三个特别敬业的,比如简大夫、李大夫他们,只要是门诊时间,他们早一分钟都不会提前下班,所以药房这边就是没人来拿药也不敢早早关门。但是小陶的两个女同事谢红和方芳每天五点一到或者五点不到就要走了,她们都有上幼儿园的孩子要接。他单身一人,无牵无挂,每次都让她们先走,自己留下来再盯会儿。谢红和方芳也都领他的情,有时候从家里做点鱼呀肉呀的装在饭盒里带给他吃。她们跟他的关系一向挺不错,见面都要问他:今天吃什么了?要不就是:又跟谁去见面了

呀？他都是实情相告。他觉得她们亲切，跟他不见外，一点也不觉得她们干涉他的私事。

谢红和方芳跟他都是同一年出生的，她们两个生日比他还小，在他面前却都是大姐的姿态，说出的话也是大姐的口气。只要听说他又跟谁见了面，或者又跟谁没发展下去，她们少不了要劝他几句，比如“别看谁都不达标，找个大概齐的赶紧结婚吧，你也老大不小了”，要不就是“结婚就是一块儿过日子，你就是挑个天仙来回头柴米油盐一折腾也就成黄脸婆了，等结了婚你就知道其实跟谁过都一样”。两个人同样用权威的口气说：甭挑了，挑来挑去也不见得下一个就比上一个强，随便抓张牌能和就赶紧和了吧，我们都是过来人，听我们的没有错！他听她们这么说，脸上笑嘻嘻的，心里很不以为然，他认为她们人虽然不错，但见识都很不够。

小陶不喜欢相亲，他心里其实挺烦这件事，也挺怵这件事的，每次都没结果，他早就不抱希望了。可是他还是隔三岔五地出去相亲——都是别人要他去的，他不想去，可是不好意思开口拒绝，有的是拒绝也拒绝不了。他一次一次地在心里发誓以后再也不去相亲了，可是事到临头扛不过又一次一次地违背了自己的誓言。他觉得自己就像是一个意志不坚定分子，很容易就叛变革命了，而且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叛变。他发现那些劝他去相亲的人都比他有办法，他们三绕两绕就能说服他，他只得承认自己就是当叛徒的命。

这回让他去相亲的不是别人，而是表姐，他就是能拒绝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人，也不能拒绝她。何况这个世界上任何人他都难以拒绝，所以更不可能拒绝她了。

表姐是他最亲的人，她比他大十五岁，从五岁起他就跟着

她,可以说是她一手带大的。在他五岁那年家里出了一件说不上出口但就像天塌下来一样的事情,他妈妈跟表姐的爸爸也就是他的姑父突然离家出走了,成了当时他们住的那一片轰动一时的新闻,被街坊四邻念叨了好多年还不时会说起,他们余下的这些家庭成员也成了邻居们指指戳戳的对象。就连当时年仅五岁的他都朦朦胧胧地意识到家里出了叫人笑话的事情。不过,当时他显然不明白那件事真正的破坏性。他只看到爷爷奶奶成天唉声叹气,姑妈一天到晚哭哭啼啼,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不肯出来,爸爸十万火急从青海赶回来一进门就破口大骂那两个不要脸的负心人。姑妈和姑父原先都在邮局工作,出了这件事之后姑父被单位双开。后来他往返于北京和广州两地,做起了倒卖服装和电子手表的生意,成了北京最早的一批个体户。姑妈觉得面子都让丈夫丢净了,再没脸在原单位呆下去,她走关系调到了一家小储蓄所。因为这件事她精神受了强烈的刺激,原先爱说爱笑的一个人一下子变成了一个沉默寡言的人,行动也变得迟顿缓慢。别人跟她说的话她记不住,别人跟她说话她也经常要啊啊啊地问上几遍才能明白。几个月之间她的头发就白了一大半,四十多岁的人看上去已经是老态龙钟。小陶的爸爸妈妈是师范的同学,爸爸毕业之后分去了青海,结婚以后他们一直是两地分居,也一直在托关系走门路办调动,礼没少送,钱没少花,可是费尽周折也没有办成。出了那件事之后自然也就没必要再办了。他爸爸一怒之下速战速决把婚离了,回青海找了一个农村妇女成了家,不到一年就生了一对双胞胎女儿,从此跟这边家里几乎断绝了往来。只在奶奶临终前和爷爷去世后回来过两趟,而且都是一个人回来的,其余时候音信杳无,对儿子也是不闻不问,连生活费也没有给过一分钱。他妈妈原先在一家小学

校做代课老师,本来就不是正式职工,扔下一走也没人管她。那个时候在郊区插队的表姐正好回家复习准备高考,她刚满二十岁,青春年少,做事很冲,一副敢作敢当的大姐脾气。一看全家哭的哭骂的骂乱作一团,她不声不响就把小表弟领到了自己家里,一家老小没有一个人反对,当然也没什么好反对的。

小陶从此跟着表姐,如影随形,就像是她的一条小尾巴。表姐疼爱他简直到了溺爱的地步。自从到表姐家,每天晚上他都要跟表姐一起睡觉。很快表姐考上了技校,学校有宿舍她不住,每天都赶回家来,宁可第二天起大早再赶回学校上课。毕业之后她分到百货公司做财务,家里的经济宽裕了不少,从此日子好过起来。表姐什么都肯给小陶买,自己不舍得吃的也会买给他吃,有点好东西都要留给他。

表姐到二十五岁还没有谈恋爱,难得开口的她妈妈有一天终于开口说了一句话:你是大姑娘了,成天跟个小孩儿裹在一起算什么?你该办自己的正经事了。表姐垂着眼皮听着,一言不发。不当着人的时候她婉转地跟表弟商量,让他晚上自己睡。小陶听了不吭声,就像没听见一样。到了晚上他早早地爬上床,睡在表姐的床里边。表姐看他小心翼翼的可怜样儿,也不忍心撵他。过了一段她又跟他说,他磨叽半天,勉强答应了。头一夜自己睡,睡到半夜他就像猫一样轻手轻脚下了地,光着脚丫跑去要钻她的被窝儿。表姐醒过来,伸出胳膊挡着他,推他回去。他不肯走,低着头默默地站在她的床边上。她摸到他冻得冰凉的小手,心就软了,连拖带抱把他拉上了床,让他自己睡的话又放下不提了。又过了五年,她终于要结婚了。她把这个消息告诉他,他眼睛望着别处,眼泪慢慢涌上了眼眶。表姐看了,一把搂住了已经十五岁、一米七五的他,眼泪哗哗直流。

表姐夫老郭是肉联厂的工人，他皮肤黝黑，脸上凹凸不平，似麻非麻，俗称橘皮脸，加上身材粗短，长得实在是其貌不扬。表姐跟他认识有点戏剧性，那天她看鸡蛋票快要到期了，就去副食店买鸡蛋。她从店里买了五斤鸡蛋出来，刚骑上车没一会儿就让一辆自行车兜头撞上了，挂在车龙头上的尼龙兜顿时湿了一大片，滴答滴答往下流淌。那时一个月一家就五斤鸡蛋的计划，她火从心头起，跳下自行车，一把抓住了那个人的车龙头，问他怎么个赔法。那人没有逃跑，也没有跟她争吵，倒是和颜悦色地说巧了，我刚好要去买鸡蛋，你等一下，我买了跟你换一下就是了。表姐一想这也算是个不错的解决办法，就在外面等着他。不一会儿他出来了，手里提着五斤鸡蛋。他把鸡蛋换给了她，本来可能发生的一场纠纷就这么轻而易举地化解了。几天以后表姐下班回家在街上有人跟她打招呼，她想了一下才想起来就是那个跟她换鸡蛋的人。她想都在一家副食店买东西，估计他住得也不远。打完招呼那人没有马上走，而是从街对面走过来，笑呵呵地跟她聊了起来。

但两个人当真谈恋爱是五年以后的事，这五年他们分头都跟别人谈，各自绕了一圈之后才算又接上了头。他们在大街上相遇的那会儿表姐根本就看不上老郭，那时候她的条件远比他要好得多。她人长得白净水灵，一根大辫子又黑又长，编得光光溜溜垂在小腰后面，不言不语也很招人。周围的老街坊都夸她是一等一的女孩儿，又麻利又乖巧，不知将来哪一个有福的娶了她。她又是上过学的，虽然学校不算太好，可是上班就是国家干部，挣得不少，心气又高，根本不会看上街上偶然遇到的这么一个相貌不怎么样的人。她先是跟自己的一个高中同学谈恋爱，但是两个人怎么也热不起来，也不知道是害羞还是胆小还是压

根儿就没感觉，几个月过去了那男的也没有拉过她的手，半年之后他们就彻底分手了。不久她又跟单位里的一个同事谈起了恋爱，前一两个月两人进展顺利，手也拉了，吻也接了，恋情正在逐步升温。但是不知怎么那个男的忽然就冷淡了下去，在她的追问下他吞吞吐吐地说出听人说了什么，她再问他都听说了什么，他却怎么也不肯说出来。她猜测他可能就是听说了她家里的那件事，她想解释，但是觉得也没什么可解释的，那事发生在上辈人之间，也不是发生在她身上，她觉得实在没有解释的必要。再说这种心里装不下一丁点儿事情的男男人她也不敢托付终身，她心想一辈子长着呢，保不齐有个风风雨雨，这样的人哪儿指得上他遮风挡雨？她痛下决心跟他吹了。

连着两次失恋，她情绪低落，有一两年时间没有再找朋友。别人跟她提这件事她一副爱答不理的样子，她妈妈早几年就说过她已经开始有老姑娘脾气了，到这会儿无疑已经成了地地道道的老姑娘了。眼见着奔三十了，她自己也觉得不能再拖下去了。有人给她介绍了一位中学老师，她差不多跟他是一见钟情，头一个星期就见了三次面，第二个星期恋爱关系就确定下来。两个人长相般配，性格合得来，而且一个说出来的常常是另一个正想说的话，很快他们好得就像一个人似的。就在他们进入谈婚论嫁阶段，甚至连一部分结婚用品都买好了，她发现未婚夫忽然有点不对劲起来，人跟她在一起，眼神却是散的，后来连行踪也诡秘起来。她去看他老是扑空，问他去了哪里也不肯说，多问两句他就发急。她正犹豫这个婚到底还要不要结，未婚夫忽然向她摊牌，说不打算跟她结婚了。在她逼问之下他承认自己爱上了别人。当时两边的亲戚朋友都知道他们快要结婚了，已经是箭在弦上，忽然变卦，不说别的，就是脸面上也过不去。她本

来心里是犹豫的,到了这会儿反倒不犹豫了,一心就是想把这个婚结成。

这时候她那不言不语的妈妈忽然又开口了,对她说:你不知道强扭的瓜不甜呀?

她听了正撞着心头的病痛,嘴里却倔倔地说:不甜我也要吃这一口。

她妈妈不动声色地说:是啊,反正结了还能离呢。

她听出了妈妈话里的挖苦,但还是硬邦邦地回她说:就是离我也要先结了再离。

她妈妈就没有再说什么,木着一张脸走开了,一副随她去的表情。

不过到了喜事还是没有办成,中学老师是个有头脑的人,他的理由是不能拿婚姻当儿戏,于是她又一次失恋了。

就在她这风风雨雨的五年间,有一个人似乎一直在她身边,低头不见抬头见的,什么时候出门好像都能看见那张憨厚老实的笑脸。经历了三次失恋,尤其是跟中学老师这一次,简直是伤筋动骨,跟离次婚差不多。表姐深受重创,对人对事的看法也改变了不少,她变得悲观了,不再自信,用她妈妈的话说是“变得现实了”。所以当有一天老郭迎面拦住她慌慌张张地塞给她一张揉得皱皱巴巴的电影票约她看电影时,她立刻就欣然答应了。

她很快嫁给了老郭,从约会到领证不到三个月时间,就是放在今天也能算是“闪婚”了。当时她看重的是老郭人厚道,觉得嫁给他自己这辈子就踏实了。她认为不管怎么说老郭至少比那个满嘴爱情、翻脸不认人的中学老师要靠得住吧。当然主要也是因为她受了几次打击没有心气了,只想快快把自己打发出去,老郭是她手边最容易捞到的一根稻草。从老郭这边说自然是十

分惊喜，他根本就没想到这么个大馅饼这么容易就砸在他这个要相貌没相貌要家底没家底的大龄青年头上。他不过就是花了四毛钱买了两张电影票仗着胆子去试探一下，没想到这一试就试成了。不过虽然得来容易，他也知道自己是捡了个大便宜，所以对老婆特别好，把她捧在手心里，什么都肯听她的。表姐说你不要在肉联厂当工人了，每天弄得油乎乎的一身猪膘味儿，我想办法把你调到我们单位开车吧。他说好，没过多久她就真把他调到百货公司当了小车司机。表姐说你别没事总往你妈家里跑，结了婚你跟我才是一家人。他说好，平常没事不再往他妈那里去。表姐说我不要孩子，我不想生。他咯噔一下愣住了，就像吃了什么噎着了一样，张着嘴巴好半天说不出话。片刻之后他说好，没有问她为什么不要小孩儿，只说你说怎样就怎样吧。

不过他妈妈那一关却不好过。老太太看儿媳肚子总没有动静，拐了弯儿拿话试探儿子，老郭不想瞒着老娘就如实说了。老太太一听这个气啊，对儿子说：你问问她不生孩子她结这个婚干吗呢？谁家的媳妇要进门是供起来看的呀？

老郭把这话传过去，表姐一听也是气得不行，拉下脸说：她管得着你管不着我，难道说我生不生孩子还得听你老娘的？

老郭没敢再把话传过去，但婆媳两个在这件事上有了别扭，关系从此没有好转过。

老郭家人口多房子小，八口人才三间半房，上面两个哥哥下面一个弟弟，两个哥哥结了婚都住在家里，占了两间房，老两口儿一间房，他和弟弟就挤在临时加出来的跟隔壁邻居合着的半间房里。两个嫂子跟婆婆不和，妯娌之间是面和心不和，反倒都跟对方的丈夫眉来眼去的，有些掰不开镊子。家里人看着就有

点不像样,不过都是瞎子吃馄饨没人说什么。弟弟谈了个女朋友没房子结婚正急得火烧火燎,经常在家摔锅砸碗闹脾气。所以他结婚之后就住在表姐家这边,就像是一个倒插门的女婿。他对小陶这个表小舅子非常不错,拿他就当亲弟弟一般,甚至比自己亲弟弟还要好。表姐还是很惯表弟,一直把他当孩子看待,好吃的好用的样样都尽着他,除了不再跟他睡在一起,别的一点都没有变。

扛了三四年,表姐还是怀孕了,据说是意外的,她在要和不要之间犹豫了好长一段时间。这回她婆婆倒是啥意见也没发表,知道了也只当没这回事一样。老郭也不发表意见,也只当没这回事一样。这时候的老郭已经不像刚结婚时那样什么都听老婆的,他给领导开了三年多小车因为恭顺听话有眼力见儿加上手脚勤快,领导看着喜欢,提拔他当了采购科的副主任,成了副科级领导,出去也是有头有脸的一个人。他吃香的喝辣的,还时不时能拿点回扣回家,正是春风得意的时候,兴奋点在外头不在家里,对家务事并不热心,也不上心,乐得丢给老婆做主。

表姐心里清楚自己到了这个岁数,要孩子也就要了,不要恐怕这辈子也不会再要了,不过就是拿不定主意到底要还是不要。她犹豫来犹豫去,肚子一天一天膨胀起来,还没等她彻底想好,孩子已经呱呱落地了。老郭家里虽说一溜儿兄弟四个,但上上下下都盼着男孩儿。听说老三家生了一个女儿,都很失望。但是当他们看见那个粉雕玉琢的小人儿,又都喜欢得不得了。倒是表姐自己不怎么喜欢这个孩子。女儿荷荷长大之后也是跟爸爸亲,跟爷爷奶奶亲,跟伯伯叔叔亲,也跟舅舅亲,就是不跟妈妈亲。表姐最疼的人还是小陶,小陶心里清楚,家里别的人也清楚,但知道也只做不知道,基本上对此都是默认的。

小陶从上学到工作都是表姐为他操心，他的婚姻大事表姐同样也没少操心。她四处托人为他介绍过不下十来个女朋友，他都是看一眼就否定了，连第二面都不肯见。表姐说他：你至少也得跟人家姑娘接触接触再说吧，哪能看一眼就不看第二眼了？

小陶回她说：第一眼都看不过去，你要我怎么看第二眼？

表姐说：感情是需要慢慢培养的。

小陶说：我没耐心跟她们慢慢培养，我也不想跟她们慢慢培养。

表姐说：你都三十二了，再拖下去我心里都发毛了。

这一次她给他介绍的对象是她大嫂的妹妹的小姑子的事，拐了几道弯儿找来的，是一个重点中学的音乐老师，离异，带着一个四五岁的小男孩儿。早几天表姐就已经提前给他吹过风了，她把他叫家里，对他说：说心里话她的条件我不是太称心，岁数比你还大两岁，离婚又有孩儿，在我这里就通不过。不过人家费劲巴力帮咱们找来的，不去见一面不合适。再说你多见见也没坏处，有枣没枣打两竿子，有鱼没鱼撒几网，也没指着谈谁就成，多积累点经验总有好处。他不想见，说懒怠出门，表姐劝他说：你不能成天窝在宿舍里呀，早晚要闷出毛病来的。只当是遛弯儿呢，你也出去走一趟。

他还想说什么，话到嗓子眼儿里又咽回去了。表姐都说到这份儿上了，他不好再拒绝。再说表姐看他的眼神也让他没法拒绝。表姐的眼神既疼爱又宽容，啥都是为他好，巴心巴肺的都是为了他。他被她看着，就像晒在冬天的太阳底下，浑身暖洋洋的，人就像一捆柴火一样散了架。

小陶在高高的电视塔底下等着约会的对象，这个地点是事

先说好的。北风呼呼地刮在他脸上,就像小刀片拉一样,没多久他就感到自己快冻僵了。他心想要是没有一点毅力根本就没法在这里坚持下去。

他抬眼四处睃巡了一番,目光所及之处没有一个像是来赴约的,甚至连人都没几个,个个都是缩着脖子快步疾走,不是奔向建筑物就是奔向汽车,目标都是暖和些的所在,只有他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没遮没挡的冷风里。他等了大约十分钟,已经彻底冻透,心里暗骂缺心眼的介绍人定了这么个鬼地方。一扭头,看见一个女的正朝他这边款款地走过来。他想这大概就是自己等的那个人了吧,否则谁会在这么个鬼天气跑到电视塔下来吹西北风?除非是神经病十三点二百五抽风吧。

他远远地打量着这个朝他走过来的女人,他对她的第一印象一点也不好。她个子不高,长了一张大圆脸,看上去有点胖,不是他喜欢的那种清秀苗条的长相。他不喜欢的还不止是她的长相,她打扮得也让他看着十分别扭。这么冷的天她居然穿了一条很短的裙子,外面裹了一件黑白格子的风衣,风衣没系扣子,只束了一条腰带,被风一吹衣摆敞开来,露出丰满的胸脯和两条穿了黑丝袜的浑圆的大腿,让他觉得眼光都没处落。走近一点他看清她戴着一副橘红色的墨镜,边框又方又宽,十分夸张,还抹着鲜艳的红嘴唇,简直不像是一个良家妇女。他心里强烈的冲动就是立刻转身走掉,不过他没有这么做,他想到表姐的恳求,觉得不能那样不给面子。

他心里本来有两套计划:如果看得顺眼,就请她去吃晚饭;如果看不顺眼,那就对不住啦,跟她简单聊几句走人。现在看来他只能采取第二套方案了。

那个女人朝他走了过来,她犹豫了一下,仰起脸问他:你等

人啊？她没有停下脚步，走得离他更近一点，就像见到熟人那样嘻嘻一笑，说一句：你瞧瞧，这风刮的！

小陶忽然有点糊涂，心想：不会是过来搭讪的吧？又想：这么冷的天还出来搭讪，那荷尔蒙水平得多高哇？

正胡思乱想着，那女的问他：你是陶望成，没错吧？

她歪着头打量着他，一副成竹在胸的表情。

小陶心里顿时涌过一阵答案揭晓后的失望，他点了点头说：是。

女人眯起一双水波眼，很有风情地微笑着说：我是谁你肯定知道了吧？

他又点了点头说：是。

女人微侧过身，对他说：那你能说一下我叫什么名字吗？

小陶觉得她这个要求就好像是为了验证他一样，有点可笑，可是他又觉得不回答也不好。他略微愣了一下，说道：浦虎妮。他一边说着一边觉得舌头在嘴里有点拐不过弯儿来，这三个字让他觉得怪怪的，而且也让他觉得眼前的一切叫人尴尬。

浦虎妮却像特务对上了暗号一样放松下来，连笑容都亲切了几分。她两只手插在衣兜里，好像在等着小陶拿主意下一步干什么。可是他脑子却是一片空白，什么主意也没有。他心里想的是赶紧各走各的吧，别在这里耽误工夫还受冻，可是这样的话他又说不出口。站了一会儿浦虎妮拢紧了风衣，开始不住地跺脚，就像憋不住尿一样。他知道她是冻的，因为他自己也是一样。

要不我们走吧。浦虎妮终于忍不住开口了。

那我们去哪儿呢？小陶下意识地问了她一句，其实他想的是能尽快回家最好。

去我家吧。浦虎妮十分干脆地说。

他有点犹豫，问她：合适吗？

她说：没事，我家里就我和小孩儿，没别人。刚才我出来的时候没有找到人看孩子，现在他就自己在家，我正不放心呢。我本来想打电话给你说不来的，又怕你有别的想法，所以我才赶过来……

小陶一听不再犹豫，打断她说：那就去你家吧。

她对他一笑，两个人朝公共汽车站方向走去。

他们上了公共汽车，正是下班高峰的尾声，车里人还是不少。汽车拐弯的时候小陶无意中碰到了浦虎妮的手，她手指冰凉，他心里说不清地涌过一阵歉意。他们乘了三四站，浦虎妮招呼他下车，他不辨方向，跟着她穿街过巷进了一座黑乎乎的居民楼。进楼门的时候他看见外墙上用红漆刷着几个大字“谁在此处小便是乌龟”，往上每一层这样的字都有，但是楼梯里仍然有一股股浓烈的尿臊味儿扑鼻而来。

浦虎妮在前面走得很快，小陶在后面看着她裹在风衣里的屁股一扭一扭的，圆乎乎的小腿肚子一闪一闪的，他能感觉到她心里的着急。他想这女人也真够缺心眼儿的，黑灯瞎火的把小孩子放在家里自己就出去了。又想到她是为了跟自己见面，心里不由得有一点感动。他跟着她上到六楼，她掏出一串钥匙，哗啦啦声音很响地打开了防盗门，又打开了里面的门，然后一头就扑了进去。

他站在门口，没她招呼也不好意思进去。他听见屋里传出她跟小孩儿说话的声音，先是她叫孩子，没有回应，他心里莫名奇妙地一阵紧张，生怕孩子出了什么事。马上他就听见孩子奶声奶气的回答，他心里一阵轻松，甚至涌起了幸福感。

他终于听到她在里面一迭声地招呼他：进来吧，进来吧，你怎么还不进来？

他慢吞吞地走了进去，看见她已经脱了风衣，摘了墨镜，怀里抱着一个只穿着秋衣秋裤的四五岁的小男孩儿。她神情轻松，和刚才在外面火急火燎的样子完全像是两个人。

他不知道怎么哄小孩儿，又想跟孩子表示一下亲近，他伸出手去试探着想摸一摸他的小脸蛋，可是孩子十分机敏地一偏头躲开了。他问孩子：你叫什么名字？他自己也觉得有点没话找话说。

孩子不说话，浦虎妮替孩子回答说：叫喜凯。又对孩子说：快叫叔叔呀！

喜凯搂着妈妈的脖子，把脸埋在她的头发里，很快又把脸转了过来，望着小陶一笑，又把脸转了过去。小陶发现孩子的脸很圆，眼睛也很圆，鼻子翘翘的，长得和浦虎妮一模一样，简直就像是单细胞繁殖的。孩子的神情非常活泼，尽管跟他不熟，但已经跟他逗上了。他心想这孩子倒是不认生啊。

浦虎妮把孩子放在床上，对他说：我还没吃饭呢，你吃了吗？

他不好意思说没吃，又不想撒谎，迟疑了一会儿，最后还是老老实实地摇了摇头。

浦虎妮爽快地说：那你就在这儿随便吃一口吧。说着就扎起围裙进了厨房。

他看她打开冰箱，又打开吊柜，里面除了几瓶酱油醋什么的没什么东西，肉呀菜呀等等一样也看不见。他不清楚她拿什么做饭，也不知道该不该帮她，有点手足无措，就退到厅里去坐着。

喜凯从床上溜下来，赤着脚走到厅里，在桌子上玩儿起了小火车。小陶不知道跟他说什么，也不知道怎么跟他玩儿，只好对